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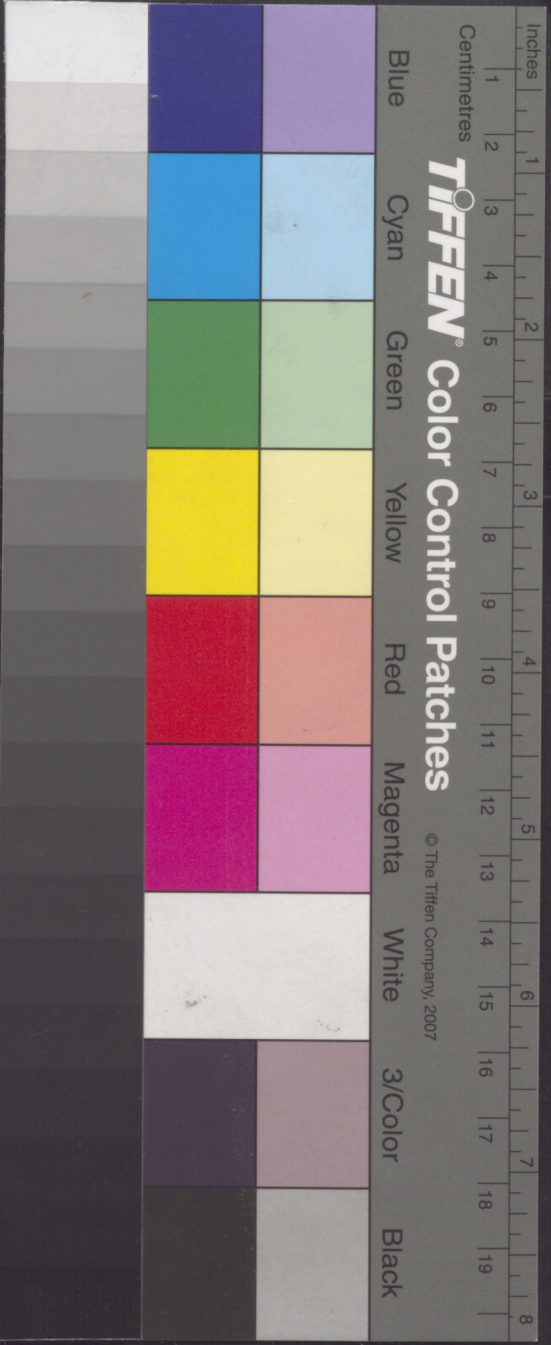
第

卷

保存期限五ヶ年
自明治廿一年四月
至明治廿六年三月
一部
冊數 五十一 第 卅 番
愛知縣尋常中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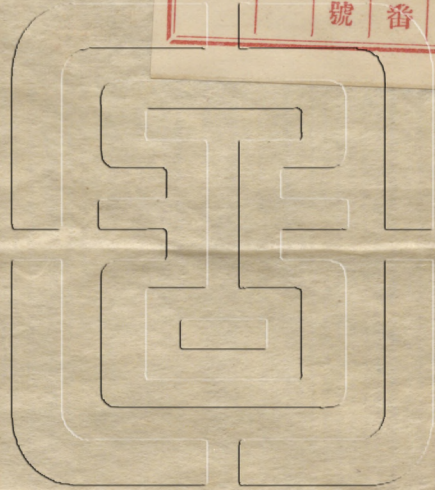


明治
新刻 史記評林
卷之北一



校學中常尋縣知愛

冊一 部數	號記	號番	別類
保存 期限 五十年	第 八	第 廿	歷史
自 明 治 三 十 年 八 月	至 明 治 三 十 年 七 月	號 番	



劉知幾曰馬遷
紀不之諸國也
行不為家以他
楊真與向春者
者與公世家首
太伯列傳也
夷貴讓也

茅坤曰內多有
可觀處大略錯
中伍專諸二
按自吳太伯
至田敬仲完
皆為左氏所
傳見可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與凌稚隆增補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代宮之也，得之以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國語云：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

命主有命，固曰吳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

爾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

十里，至二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卒，諸樊南徙。太

伯弟仲雍，意與伯仲季是兄弟。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皆周太王之子。

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

楊慎曰前既已
詳叙太伯建國
并仲受封之由
至此因真亡而
又據叙之法為
叙世次之可為
王維慎曰此段
總收前事明整
不爽如天後之
稷大報功於天
下猶有遺以焉
入按杜預註誤

史考作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古史是時晉獻
頗夢。頗高卒。子句卑立。考云畢軫是時晉獻
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秋經傳
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
傳曰晉侯假道伐虢害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真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曰夢莫公
反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
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
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
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與。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
稱王杜預申吳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索隱曰壽
與鳥程縣南也。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索隱曰壽
夢是仲雍。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
十八代孫。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
七年。公。

茅坤曰叙諸樊
兄弟之次以及
闔閭之立如畫

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擯大客
受小客之幣辭。○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
鄭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
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
戰陣。教之拔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
徐。郢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
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
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襄三年。楚公子
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為簡師。克鳩茲。至衡山也。
卒。索隱曰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曰壽夢
卒。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吳孰姑徙。勾吳
宋衷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壽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
諸也。毛詩傳讀姑為誰。孰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左傳稱諸樊蓋退是其名。過
諸樊是其號。公。次日餘祭。次日餘昧。索隱曰左氏曰
羊傳。過作謁。公。次日餘祭。次日餘昧。索隱曰左氏曰
之。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勾餘與
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

史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二十一 吳世家

蕭定曰昔者有
讓以與之有吳
情以之衰也為讓

誤為夷末爾夷末惟史記公羊作餘味左氏及穀梁並為夷
末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記公羊作餘味左氏及穀梁並為夷
○正義曰祭側界反味莫得為一 次曰季札 公羊傳曰
弟皆愛之同欲以爲君季子猶不受請兄弟逃爲君而致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使而亡焉僚祭也死夷昧也立
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
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
四子亦約公羊文但僚爲餘味子爲異耳左氏其文不明
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
並無此語然接左氏孤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度其天
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若以僚爲夷末子不應季
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
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 吳也○索隱曰
襄十四年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
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服虔曰宣
公曹伯盧

體異者何哉夫
賢也故周有以
下而吳讓賢焉
讓也當周德之
衰而吳喪焉
蘇轍曰季子事
其凡十餘年不
以死博其心葬
子贏博不以恩
累其志引兵避
楚不以其名害
之蓋其所養
所不愛也况將
乎受其下祿
者誠重其所養

也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
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立故曰不義之也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 庶兄○索隱曰成
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之
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
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
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次守節杜預
曰謂賢者下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爲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逃奔宋 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 王肅曰義
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索隱曰
君子者左丘明所爲史評仲尼之辭指仲尼爲君子也 誰
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
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正義曰 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
舍音捨 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 十三年王諸樊卒 索隱曰
襄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楚門子巢卒左氏曰吳子
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子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

何字大之不跡楚聘世嘗所相子云陵陵明挑王
人亦非墓得無推諸家書傳之有縣季黃盡
所奇簡又親過其侯考吳按以墓自延陽憲
書偉續其銘吳歲南之孔爲孔前陵鄉在曰
不知所字季之月不其史子孔前陵鄉在曰
知容特子理蹤除歷記未子世季書毗延
意

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
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
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
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曰襄三十一。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
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子。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
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
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人州來。杜預曰。州來。淮南
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吳伐州來。則
州來本爲楚邑。吳伐滅州來。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
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粟頭有季札
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
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謂國而賜之。以采
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國而賜之。以采
邑。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各稱。云延陵。王餘祭三年。齊相
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爲此言也。

慶封有罪。自齊來。韓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地吳
改曰丹徒。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也以一之與樂王妙乃文但段記嫌之何
救將而世不知字增全季其文良賢此史凡鄭使按楚按
其身平獨辨貞可便點用札氣非俊公者以詳而齊使季年
有救乎不六曰言覺數左觀樂至奇左也季附而齊使季年
法用哉字凡參差十
也

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
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爲歌周南召南。此皆各
依其本國。故有天子禮樂。爲歌周南召南。此皆各
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猶
未也。杜預曰。言未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預杜
曰。未能安樂。然歌邶鄘衛。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
監之地。更封康叔。故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曰康速
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羅幽王之褒。似之憂。故曰康叔
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
故有歌王。服虔曰。王當在。雅。襄微而列在。風。故國。人
疑言歌王。猶魯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
也。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東遷。維。邑。杜
預曰。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歌。鄭。風。東。鄭。是。曰

賢明才博見此樂
雖已文雅未聞
歌之雅聲故請
中周樂欲聽其
作然後依聲與
聲然政知聲與
衰也開秦詩謂
之夏聲八風曰
五聲和以參政
皆舞聲知其樂
終是素知其篇
數李廷機曰追
論古昔若履
其事而傳之者
按詩而為云魏
地隘隘而民
貧俗儉蓋有
聖賢之遺風
焉王慎中曰諸
樊未變蓋方甚
治而公蓋已禮
陋通易詩書禮

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大
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
故曰民不堪也。將先亡也。
也哉。服虔曰泱泱而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
泱泱也。杜預曰洋洋美盛。
貌也。杜預曰弘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曰言
之表式。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與衰世數長短未
歌。幽。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無憂
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
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
至也。其周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
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歌。魏。曰。美哉。泱泱乎。大而
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哉。泱泱乎。大而
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
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
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曰。

樂六藝之文以
觀於中國則名
卿碩士有婉於
其所知悅其說
如不雅者蓋亦
其國先君端委
之教猶有存云

風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
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
盟會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不然而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

董份曰怨則見
周之衰然怨而
不遺民也先王
厚憫也所以憫
宗國之亂故怨
耳而不至於謗
斥其君故不言

曰淫聲放蕩無所
畏忌故曰國無主
小無所。歌。小雅。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貳。
刺。預。曰。思。武。之。怨。而。不。言。言。與。罪。咎。也。其。周。德
德。無。貳。叛。之。心。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
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遺民也
未大。歌。大雅。王。之。德。以。正。未。下。曰。廣。哉。濶。濶。乎。杜
曰。照。熙。曲。而。有。直。體。論。其。聲。曰。其。文。王。之。德。乎。歌。
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日。至。矣。哉。賈。逵。曰。言。直。而。不
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

按此段十四句連用而字

杜預曰。此段十四句連用而字。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

杜預曰。此段十四句連用而字。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

董份曰不底言其不底言也蓋處則易滯故云

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貳也 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鄴武王居鄴 哀而不愁杜預曰知 樂而不荒杜預曰節制也 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 不宣杜預曰不顯也 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而利之 取而不貪杜預曰不取也 處而不底杜預曰道守 行而不流杜預曰 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 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德之所同 見舞象劖南籥者象文王 舞也索隱曰劖音朔又蘇彤反 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買達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 曰聖人之弘也買達曰

有且將胡文定說為正者蘇子由亦未分曉此傳之謂也

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 見舞大夏買達曰夏禹之樂大夏也 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勤其身以治水土也 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剗服虔曰有虞氏 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 如天之無不燾也買達曰燾覆也 如地之無

董份曰不底言者非謂魯受四

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固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

晏子與政猶必其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栢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札皆有以規之
則札之子產當
在晏子上

董份曰按太史
公雖欲成一
書必不致耳
宿黃洪憲曰時
延陵季子曰嘻
暴哉國力屈其
都曰嘻其朝白
國乎夫國入晉
嘻亂哉夫國入
者曰夫國入晉
境未久也何季
名曰然吾燕其
子田畝荒蕪而
不田畝荒蕪而
吾是以知其高
之暴也吾知其

都新室惡而故
室美新墻卑而
故其力朝君
也吾善伐而下
能視而不問
其臣善伐而下
上諫吾亂也知
其國之明也
與觀樂同太都

按新序云季
子脫劍致先
徐無命孤不
君受命于帶
敢受命于帶
季子以劍帶
徐君墓樹而
去徐君墓樹
歌曰延陵
季子死於陵
故脫子之金
劍於墳墓

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蕩瑗。史狗。史頡。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欲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兩戚既是邑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為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不以德。若。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獲罪出獻公。以戚。呼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君在殯。而可以樂乎。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

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况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索隱曰。韓宣子。義曰。世本云。名泰。魏獻子。索隱曰。名武。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

索隱曰。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况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索隱曰。韓宣子。義曰。世本云。名泰。魏獻子。索隱曰。名武。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

王鑿曰曰會曰
伐曰誅曰攻曰
取皆書法
按吳楚兩國
前後相攻處
甚暢

王章曰同一弑
也而此以焉字
足句若曰靈王

固弑君者而弄
疾亦得以弑靈
王焉

敘此為光弑
僚本曰按季
金履祥曰以
立矣而不立則
當告之國人命
諸樊之子光而
立之庶無異日
之亂矣然觀史
記所言則僚亦
為國人所屬當
時事勢雖欲立
光亦恐未可也
不然則季子之
義為未盡矣

十九年闞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未卒是餘祭立四年餘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緇而弑之孫卿曰以冠纓紼之遂殺其二子

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蔎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曰棘蔎麻縣故麻城縣故麻城是也

至雩婁雩婁今直言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至雩婁略耳十一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雩婁今直言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至雩婁略耳十一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

公子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餘昧十五年也昭

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弄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弄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弄疾即位後易名為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比弑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

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餘昧子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廣

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索隱曰計僚元年復得王舟而還當昭十六年此二年公子光亡王舟事

客之州索隱曰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欲反其讎不可從也買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焉而耕於鄙是謂以容禮接之

楊慎曰：數語中似多即不傳。此季子一句，即失古體。不似應人曰：光之。不似應人曰：光之。不似應人曰：光之。

竊搔梁瓜皆焦。死楚就令其。為宋亭夜灌王。瓜之乃美楚幣。聞請于梁甚。夫與桑端為。惡一德以成兩。微之主一以交。相去君淵懼此。始謂子有夫事。慎易有子欲報。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子。系本以為夷昧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陳蔡之。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隱曰：昭二十四年。經曰：冬。吳滅巢。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人踵楚邊。人。備遠。滅巢。及鍾離。而還。地理。初。楚。志居巢。屬。廬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氏無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即鐘離。居巢。伍子胥之初。韓吳。說吳王僚以伐。

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乃求勇士專諸。左傳作：設諸刺客。傳曰：專。或作：刺。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專諸堂邑人。伍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胥因而相之。確。顛。深曰：虎。靡。熊。背。知其勇士。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索隱曰：依左氏。即上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曰：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僚。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索隱曰：據左。表。昭二十七年。左傳見。使公子蓋餘燭庸。子皆。吳王僚。者。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并刺客。異。皆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

昭二十七年。左傳見。使公子蓋餘燭庸。子皆。吳王僚。者。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并刺客。異。皆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

董份曰季子與歷亡如國決其子應而之將知僚公言光其亂賊之不何也則亂賊之不以吳國兄弟皆相祝早亡弟受位而於不敢言其信而不專矣誠以信而專立則人以大義責其必不為禮當其國則而

耶身能稷士也不立義為札而於祝吳為則也以光而亡之董份曰季子與歷而耶或於札何自必國則人以大義責其必不為禮當其國則而

夢子若依公羊儻為壽以兵圍楚之六澗杜預曰澗在廬江六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

南西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察服虔曰楚發

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

時不可失也買遠曰時言告專諸曰不索何獲

服虔曰不索何時得也

至不吾廢也王肅曰聘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

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

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

為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為

迂回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

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

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

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窟室也○索隱曰春秋經唯言夏四月左氏亦云丙子當別有依據不知出

按說苑云諸君子位讓刺僚以位讓季子僚以位讓受爾殺吾則兄與爾殺吾則兄受爾殺吾則兄與爾殺吾則兄受爾殺吾則兄與爾殺吾則兄

何而謁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本或作謁請左氏作饗王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音披○索隱曰劉達註吳都賦鈹兩刃小刀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己已素避之也○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氏曰光僞足疾詳即僞也或讀此為字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曰匕首短也按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買遠也短刃可袖者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

金履祥曰吳諸
樊不立則國固
以爲季子之結
諸樊子祭以已
僚特祭以結
國特祭以結
非矣春秋不以
弒罪歸光則季
子亦難光弒季
仇國也然弒君
遜國而光弒季
上命不亦可乎
復命哭墓復位
而待亦幾於過
矣
董份曰觀非我
心亂云言札不
生亂則自潔不
至也然予思之
與也蓋有世之
札蓋非高世之
才又無當國之
權亦不得已耳
王世貞曰季札

起也季子自知力
不能討光故云
復命哭僚墓
其墓也○正義曰復
音伏復位而待
杜預曰復本
位待光命
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
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索隱曰左氏昭二十
七年曰掩餘奔徐燭
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
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
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
徐字亂又且陳略也
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
與吳越春秋同語音披美反
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
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
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
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
胥對耳無孫武事也
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
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
楚囊瓦爲令尹

蓋智人也得老
氏以之精而用之
夫焉而讓夷爲祭
長焉而讓夷爲祭
夷亦勉而讓夷爲祭
叔沒而猶能夷
非中而猶能夷
彼見夫吳之能也
尋楚之好戰而日
僚以貪復日
之性以資狡悍
忍其之資左而
焉其之資左而
齒擊蓋未嘗一
也而欲以禮息
割而欲以禮息
身於國不能忍其
有於之敵孰已何
也彼二非孰已何
札之予立而感
不安之疑以屬
而伎不疑以屬

杜預云襄
之孫子常
居巢而還
索隱曰在左傳定二
年當爲闔廬七年
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
索隱曰言今欲果
取伐楚可否也
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
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
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
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
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績吳入
郢是也
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
正義曰音
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
古代反
闔廬弗許
夫槩曰王已屬臣兵以利用爲上尙何待焉遂
以其部五千人襲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
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
郢奔鄖
服虔曰鄖公弟欲弒昭王
鄖公辛之弟懷

尊而不之逼而
札始得為札矣
吾故曰季札之
人也得老氏之
精而用之者也

也昭王與郈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
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氏無此事十
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
擊越楚告急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
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
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
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下九月復入郢而
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括地志云
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弟夫
槩奔楚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
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
徙都服虔曰都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巳丑吳
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為
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潛子臣小惟子及大
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都此言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

按特書孔子
相魯是大關
節且後有伐
魯事

茅坤曰太伯世
家始構兵處不
如勾賤傳有神

王應麟曰夫差
之報越其志壯
矣燕昭報齊似
之取其大節而
略其成敗可也
董份曰爾而者

其邑之 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夏
大夫也 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
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
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為
退曰士兵之及使茲無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為
還攝對蓋是攝攝國相也 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
迎擊之槁李賈逵曰槁李越地杜預曰吳郡越使死
士挑戰徐廣曰一作賣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
報思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也○正義曰挑音田鳥反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正義曰行吳師觀之越因
故郎反造千對反呼火故反對堅鼎反
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
名在吳縣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
西三十里索隱曰左傳云定十四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
而死擊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闔廬使立太子
之槁李又去取之姑蘇自為乖異杜預
註槁李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
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

而即爾也。上兩
連下謂而忍忘
耶徐中行曰夫
臣既報越與詳
鳴之庭有惡使
彈之音也。非可
好音也。非可
子胥曰。而問之
口則惡也。夫有
常則也。王何惡
鳴則不祥。是鳥
惡以子不祥。是
果之為不祥。而
而為之。不祥。而
者非直右。皆鳥
王則左。故文有
過則以文有能
鳴。則以文有能
道王之欲。則以
鳴。則以文有能

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池六尺。玉身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藥郢魚。上故號曰虎丘。○索隱曰。此以爲闔廬。謂夫差對閻。盧。若左氏傳。則五對甲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湏音胡。貢反。以水銀。王夫差元年。千歲。○索隱曰。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且爲池。王夫差元年。千歲。○索隱曰。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且代諸樊。二十五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四年。伯嚭爲太宰。當閻廬九年。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非夫差代也。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太湖中。椒山也。○索隱曰。買遠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之。在太湖中。又接越語。去。敗。五湖也。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買遠曰。會稽。山名。宿曰。棲。越。吳。敗。依山林。故以。使大夫種。因吳太宰。鳥棲。爲喻。左傳。保國語。作棲。○索隱曰。大夫。官也。種。大。語而行成。名也。吳越春秋。以爲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

王則鳴。順已者。則已。蔽其者。
不順已者。則已。蔽其者。
以毀之。凡有。則已。蔽其者。
必能爲。故。其。鳴。鳴。
也。能。怒。王。喜。喜。鳴。
聽之。而。不。疑。疑。是。
故。其。國。之。不。疑。疑。是。
惟則其。鳴。王。不。疑。疑。是。
也。則其。鳴。王。不。疑。疑。是。
大焉。其。鳥。不。疑。疑。是。
虞夫。而。鳥。不。疑。疑。是。
禽鳥。何。知。若。以。人。是。
爲不祥。則知。若。以。人。是。
先爲不祥。則知。若。以。人。是。
關而補。故。所。求。益。
好音也。故。日。益。

夫非也。○正義曰。國語云。越飾美女。八人。納太宰。語曰。子苟然。放越之罪。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曰。過音戈。塞浞之子。澆所封國也。諸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樹灌。樹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也。又。平。壽。縣。志。北。海。壽。光。縣。應。劭。曰。古。坤。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夏后帝相。服虔曰。夏后。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滅夏后帝相。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遠曰。緡。有。仍。國。而。杜。預。曰。緡。有。仍。之。姓。逃於有仍。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緡。遺。腹。子。少。康。爲。有。仍。牧。正。王。肅。曰。牧。少。康。爲。有。仍。牧。正。王。肅。曰。牧。少。康。奔。有。虞。舜。之。後。杜。預。曰。長。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舜。之。後。杜。預。曰。也。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舜。之。後。杜。預。曰。梁國。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買。遠。曰。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買。遠。曰。方。十。里。爲。後。遂。取。夏。衆。撫。其。官。職。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

後遂取夏衆撫其官職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

言致知呼難之閭也差終知不年去前廢樂蘇
 使夫悲如伯夫知無一之可耳吳方與干魯曰
 季差夫季阜而子言之言必乎謂亡救百知季
 子之不吾子隸夫胥之無于亡季季十陳年列子
 不敢道是鳴獨殺闔益夫而子子子子三也之國觀

與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云使汝艾謀澆，季杼誘之，遂滅過氏。杜預曰：謀，復禹之績。祀夏配天。服虔曰：以，不，失，舊物。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曰：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于艾陵。至繪。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曰：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于艾陵。

滅士鈍不之扁為之必亡亡越伐非諫以
 越億帶為渠諸府在苟秦耳齊也伐非諫以
 而千甲不二滅越箇且亡欲滅六滅六滅六
 餘為万越之文而鹿以吳豈而而先諫亡之或
 皇不死而鈞之犀不吳豈而而先諫亡之或

邪繪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年。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辭之耳。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曰：左傳騶作郛。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郛聲相近。自魯耳。騶宜音郛。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氏作參。吳參，養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石田，不可耕也。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隕也。顛越，無遺也。遺則割絕無遺也。○索隱曰：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則剝無遺育。無俛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與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也。戰時商之以與。商之以與。子胥傳誥曰：有顛越商之與也。

大舟不爲不滅
越而飲吳義不
者何也仁義不
施也故子胥之
勝也齊直當以
諫伐齊不當以
仁義說耳不當
以越也子胥處
茅坤曰子胥處
君屬其子于他
國非明哲之道
也黃省曾曰胥也
始者盡謀于闔
閭者欲感動其
君以爲之報也
終之盡謀于夫
差者思先君報
仇之恩而欲報
于其子亦其報
楚之辰自楚報
弓之辰自楚報
劍之辰自楚報
親之辰自楚報

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
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曰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
使入至齊國屬其子於鮑氏又曰反役王聞之明非子胥自
也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
以死。見越絕書○正義曰屬音燭鏹音力于反。將死
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索隱曰傳云樹吾墓
乎梓櫃相類。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
吳也。索隱曰扶烏充反。此國語文。彼以扶爲辟又云以手
江也○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
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
即移向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
子胥作溝。過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蒲門曰饋
是從東門入滅吳也。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
門外。二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索隱曰公名陽生
言鮑氏又鮑牧以哀八年爲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
爾且此伐在艾陵戰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爲顛倒錯亂也

王應麟曰黃池
之會王孫之吳
必會先之吳
晉爭先之吳
也然不能救吳

乃從海上攻齊。徐廣曰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
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服虔曰橐臯地
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逋道縣東南○索隱曰哀十二年左傳
曰公會吳于橐臯衛侯會吳于鄆此并言會衛橐臯者按左
傳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
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會
之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于橐臯也○鄭發陽也廣陵
海陵縣東南有發絲曰橐臯縣名在壽春橐音吐各反臯音
姑遂音七巡反。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杜預曰陳留封丘縣。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
子。越王勾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
虜吳太子友。子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
差惡其聞也。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
人於幕下。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杜預曰吳爲長。晉定公

史記卷二十一 吳世家 七十五

之亡故呂氏春
秋云吳王夫差
染子然則孫太
宰嚭然則孫太
茅坤曰吳王爭
越之入吳驕為
禍胎也

日。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趙鞅怒將伐吳。乃長
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
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幼必
日。肝矣。大事未成。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可知也。是越執怒。司馬寅對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
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
又曰。天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
徐賈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代。晉楚為
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
名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吳王已盟
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
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
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
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勾踐率兵使伐敗吳師
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勾踐復伐吳。索隱曰、哀
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
預曰。誤吳使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二十一年。遂圍

茅坤曰。太史公
每子結處留餘
王維慎曰。誅太
宰大者。不忠是
蘇轍曰。太伯以
荆蠻王季逃之
國蠻賢而不知
武伯遠矣。所以
太者遠矣。故謂
德也。其可謂至

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勾踐欲
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買逵曰、甬東。越東部。甬江東也。
索隱曰、國語曰、甬。東。越地。會稽。勾章。
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鄞縣。即是其處。
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
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絕書曰、夫差家在。在。猶亭。西
塚。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
越人以歸。猶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枕
山。一名卑。猶山。是也。曝音
路禾反。小竹篋。以盛土也。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
不忠而歸。
太子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
讓。民無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三子。昌
王季其讓。隱故無得也。稱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
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
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

伯趙恒曰論泰
季子之德而繼以
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
乃清濁以見微而
諸國事與衰也
一清濁與衰也
知事與衰也
於周樂也
濁見微知清
濁見微知清
濁見微知清

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
君子也。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

索隱述贊曰。木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
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
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
取敗。姑蘇。吳東之耻。空懸。越
蘇子古吏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已
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
之謂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
三楚。始稱荆。僖元年。書楚人。此文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
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予因
春秋所書。而推考義。以自將。故闔盧之後。復亡而無救。取
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故闔盧之後。復亡而無救。取
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儀。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
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吳興陵李光緒增補校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云。東夷之士。○

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其先祖嘗為四獄。

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

亦在西宛。縣或封於申。姓姜氏。宛縣。申伯之國。呂太公所封。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索隱曰。譙周曰。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曰。奸音干。括地志云。茲

按考要云。周
語以四岳為
共工之從孫
佐禹治水土
鄭語云。陳太
史公之伯也
世家云。周武
之復封于齊
曰太公望。乃
本鄭語。而岳
者乃本岳。伯
豈四岳。伯
夷耶。方朔答

與郭然俱其虞策甚識公王公識甚策虞其俱然郭與
顯太數遇苦叢用十體客
國榮公耳文志子有行難
吾貞時必曰也又十勤武乃義七
西必曰也又十勤武乃義七
平推中指乃云全而身設七
鎮使年平推中指乃云全而身設七
爾神鎮使年平推中指乃云全而身設七
易爾神鎮使年平推中指乃云全而身設七
太易爾神鎮使年平推中指乃云全而身設七
谷也太易爾神鎮使年平推中指乃云全而身設七
後就谷也太易爾神鎮使年平推中指乃云全而身設七
三後就谷也太易爾神鎮使年平推中指乃云全而身設七
文三後就谷也太易爾神鎮使年平推中指乃云全而身設七

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鄭元云磻石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磻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石釣十釣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落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忽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鱖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西伯將出獵下之曰所獲非龍非齊望知其異於西伯將出獵下之曰所獲非龍非彭隱徐廣曰勅知反○索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管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羗里散宜生闕天

王夫伊呂聖人
求獲此戰國
詭辨士之誣聖
賢起伊尹三聘
而濱當取信紂
海濱當取信紂
孟子當取信紂
叙太公始為陰
謀處是家者言
也非是家者言

素知而招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羗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正義曰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以知三要有五害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常也五害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無陰雲風雨夜半有聲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橫耳大呼驚之有聲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郡虞丘縣北今曰顧城密須姑

獻白雉據此一
則太公証之
妖魔安足信
術耳史公世
哉太凡曰陰
家陰權等字
謀非太公本
俱色俱非太
楊無者兕舟楫
誓之蓋張霸僞
之文泰誓也

董份曰此字不
知何謂

按一曰太公
之師居父多
曰師居父多
居文且與前
上謀且與前
陰謀且與前
太公為本謀
二公相應謀
何孟春曰太
封齊就國桓
公東會封于
暮宿于旅之
逆旅于旅之
得而吾聞失
寢安而吾聞
桓公聞之非
自駕行十之
而封此一事
爭而自桓寢
得而逆暮公
何封孟齊二
陰上居曰
太二陰上居
公二公二公

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

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劉向別錄曰師之尚父之故右把

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

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並令文太誓總爾眾庶與爾

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入

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

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

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

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

徐廣曰一

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

羣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衛康叔封布采席

茲茲是席故此亦云綵席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

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

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

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

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

城外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

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

夜衣而行犁明至國索隱曰犁里奚反犁萊侯來

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

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

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

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

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

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

劉向云以桓公之賢微逆旅之也
之賢微逆旅之也
然則尚父之賢
之智又倍于鄭
相矣而亦有待
于逆旅之人之
王耶曰此一
故曰齊由得
征伐

楊慎曰太公乙子
丁公丁子癸公
蓋猶用般法以
生曰名子非論
也

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

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

管蔡作亂。淮夷畔周。正義曰孔安國云淮乃使召

康公。召服虔曰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

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

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

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齊由

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

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此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

曰呂尚冢在臨菑。子丁公呂伋立。徐廣曰伋一作及

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呂伋立。○正義曰證法述

曰丁不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

母立。索隱曰系本癸公作祭公慈心也。癸公卒。子哀公不

辰立。索隱曰系本作不臣。譙周亦作不辰。宋衷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而立其弟靜。是

為胡公。正義曰證法彌。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

姑城在青州博昌。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

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

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編人

也。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

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

奔居。正義曰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

也。鄭玄云霍山在魏本秦時霍伯國

十年。王

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

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

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

五十七卷三十一

齊世家

四

程一校曰秦繼周而王者平其國世皆書曰列侯為諸侯也其始也謂其係天下之強弱也孔子繼周公而聖者乎其相而卒也列國世家皆書曰孔子相魯曰孔子卒易為書之謹其終也謂其係天下之重輕也

按襄公以淫虐亡

按隱事悉書重綱常也

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說字。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索隱曰：劉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本。並作贖。又上。成公脫年表作說也。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

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入。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掖幹而殺之。何休曰：撈。折聲也。○正義曰：撈音力合反。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索隱曰：讓。猶責也。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曰：年表云：去其都邑。○索隱曰：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買遠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下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

以成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丘為註所以瓜時而往及瓜而代瓜謂後年瓜時

往戌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

公之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間隙賈逵曰齊地也音扶云反遂獵沛丘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

田子貝丘正義曰左傳云齊襄公見從者曰彭生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僮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正義曰非佛

傷乃遂率其眾襲官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官驚官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正義曰音瘡

乃信之待宫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官弗反與官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

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買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曰本亦作雍廩左傳曰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人當有怨無知遂弑殺之蓋以雍林為邑名其地有八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君蓋雍林為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

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

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

凌約言曰弗忘死君難臣哉

按無知以弑篡

儒焦竑曰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

犯吾君命而廢
也雖得天下吾
不則之政也觀
齊國之命矣尹
先君之命矣宜
文者曰小糾黃
立故也之春耳
楚望曰以貴文
子糾魯出也魯
女則子糾當立
凡此文皆糾立
為兄與當非未
証千古是是非
可臆決

王懿曰：數語甚警，微誤字妙。

王維楨曰：仲之
請囚蓋鮑叔平
齊交仲特已也
仲之與鮑叔知
深矣及將死而
不欲委鮑叔以
政曰其為人也
善量而惡人見
劉子謂仲尼其
人非鮑叔聞其
一百過而終身
隘矣然能出管
仲之死同為卿
賢而無倦色亦

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
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
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倭
曰：齊正卿高倭仲也。及雍林人殺之。無知。議立君。高
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之。無知死。亦發兵送公
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
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倭立之。是為桓公。桓
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
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
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
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

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
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
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
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
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
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倭與叔牙足
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
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
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
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
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

按此與太公
至國修政以
仲下相對應
仲初相齊曰
仲為西國賓
無為東國賓
仲友游於魯
季友游於魯
孫使於楚其
魯復於楚其
會孫宿遊以
隰朋為大司
威成父為大
子成父為大
司理賈郭無
大諫其最後
以開方游衛
五年不省親
勸桓公勿用
謂能用人矣
王維楨曰此伯
者假信

侯修齊國政徐廣曰朋或作崩也連五家之兵此伯始事子國語曰管
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一連十連為一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子有
連十連為一連十連為一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子有
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
說二年伐滅徐廣曰一作譚是也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鄭乃東海鄭子奔莒初桓公亡時
鄭縣蓋亦不當作譚字也鄭子奔莒初桓公亡時
過鄭鄭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
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
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魯將盟曹沫
以七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
稱先君以日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
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
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

王世貞曰齊桓
之霸猶有湯武
之遺乎襄文
而遺矣秦莊之
亟辱也秦莊之
僭志也秦莊之
不主盟也秦莊
五也昆吾大得
豕韋幾然哉彭

凌約言曰此下
數事皆伯者所
色寶曰燕君所
至之地齊小故
疆歎抑侵疆而
得之歟故疆不
子之歟故疆不
可與人也若不

許之而背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
信殺却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
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
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
陳厲公子完號欽仲來奔齊正義曰齊桓公
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完音桓齊桓公
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
日山戎者戎蓋今鮮卑也何休
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
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
日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
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
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

侵小而得之取
在雖使納貢於
周亦以疆會不
以義會矣以濟
蘇軾曰權以濟
事曰公穀陽曰
齊桓公穀陽曰
于夷孔子曰正
而不諱夫子曰
親也齊雖不誅
君故曰不以罪
公故曰文而不
以譎而猶正蓋
甚之也

王維楨曰此伯
者假義

邵實曰齊魯皆
大國侯伯之命
易為不于魯而
于齊乎當是時

周公未之魯太
公當也雖然周
可當也固已行
于周南矣曰水
經汙世貞曰水
左喪昭王沉水
處喪昭王沉水
佐喪言左喪此
也喪言左喪此
口喪言左喪此
王喪言左喪此
有喪言左喪此
昭王喪言左喪
東謂之橫也喪
昭王喪言左喪
諸侯曰桓公帥
于侯完如進楚
使屈完如進楚
公陳諸侯懼而
觀之屈完懼而
成盟諸侯懼而
桓公退舍召陵
夫豈不戰之陵

齊二十七年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
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公哀姜欲立慶
父魯人更立釐公
徐廣曰史記信字皆作釐相公召哀姜殺
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
侯城楚丘而立衛君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杜預曰不言城衛衛未遷楚丘武城

縣南縣是也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
衛南縣是也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
蔡姬習水蕩公
賈逵曰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

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與師
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
服虔曰

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賜

我先君履
杜預曰履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
買逵曰包

復是以來問
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
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索隱曰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
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
于西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

乎昭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
杜預曰昭王時漢
齊師進次于陔
杜預曰陔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陔亭

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
杜預曰
曰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
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
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草

預曰方城山在漢南草
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為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

或知戰之不必
勝而戰楚全師
不過服楚於敵
之功大于克敵
故以不戰服楚
而不吝也

按書殺太子
申生罪晉也

王懿曰總叙桓
公伯業甚有力

知有_レ何_レ 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

而_レ去。過_レ陳。陳袁濤塗詐_レ齊。令_レ出_レ京方。覺_レ秋。齊伐

陳。左傳曰。討_レ是歲。晉殺_レ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

會_レ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周襄王使_レ宰孔

賜_レ桓公文武。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

命。無_レ拜。桓公欲許_レ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_レ賜

宰孔會_レ諸侯頗有_レ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

侯病後。遇_レ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_レ無_レ行。從_レ之

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_レ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

角反。秦穆公以_レ夫人入_レ公子夷吾。爲_レ晉君。桓公

於_レ是。討_レ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

立_レ晉君。還_レ是時。周室微。唯_レ齊楚秦晉爲_レ彊。晉初

與_レ會。正義曰。與_レ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

公之世貞曰太
仲之權狄楚難
太公之輔文武
難

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_レ熊山。

北伐_レ山戎。離_レ枝孤竹。地志曰。令支縣有_レ孤竹城。疑

山而還。莊正義曰。與_レ晉盟。如_レ字。諸侯莫_レ違。寡人寡人

兵車之會三。宋亂。僖四年。魯莊十三年。會_レ北杏。以_レ平

城乘車之會六。五年。又會_レ鄆。十六年。同盟于_レ幽。僖五年

也

史記卷三十一 齊世家第十一

會首止八年盟于洮正義曰九年會葵丘是也 匡天下正義曰匡正也 匡天下正義曰匡正也

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王為天子之位也

吾欲封泰山禪梁父吾欲封泰山禪梁父 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

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

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

於周欲以下土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

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

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

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

隰朋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

北七里也二十一里牛山上與桓公冢連隰朋墓在青

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雍巫也賈逵云雍巫

雍人名巫 易牙字 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

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 對曰倍

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豈刁如何正義曰

反將何云豈刁易牙皆齊桓公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

子以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

忍又將何愛於君身也豈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耶對曰

人之情非不愛其食也其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

乎於是皆即君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豈刁相與作亂塞宮門

築高牆不通大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曰我欲食婦人

曰吾無所得云曰我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

牙豈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

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豈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

二月不 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 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 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

凌約言曰先摠
于此而後之或
廢或立者易明

妙矣李翺曰管夷吾
信而伯天下攘
戎翟匡周室亡
國莫不楚焉豎
侯易牙信而齊
刁易牙信而不
國亂身死不葬
五公子爭立其
弟相反者數世
桓公也信于其
賢則格于天地
功及後世不得

其人則不得其
死其知人不易

按說苑云或
曰桓公殺兄
而與婦人同
也與婦人同
非恭儉也中
門之內無閨
也此三者清
國之行也然
而桓公九合
諸侯為五伯
長侯其得賢
佐也失管仲
易牙身死不
葬人流出身
辱不施若此
可謂不憤哉
黃洪憲曰以
許多立字皆
求立爭立來
光緒曰齊桓
問云齊桓九

戊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二年
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
索隱曰系本徐蘇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衆妾之總稱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婦人亦總稱姬未
必盡是桓公好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
六人長衛姬生無詭索隱曰左氏作無虧少衛姬生惠公
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
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買逵曰宋華桓公與管仲屬之
仲屬之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買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索隱曰買逵以雍
一人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
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

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
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
莫敢棺正義曰音古患反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
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
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
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
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
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
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
子昭是為齊孝公宋此一句當得力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

會卒然身殺
蓋小然身殺
諸子相攻身
不得歎與見
卒然身殺甚
之也

茅坤曰宋襄公
方入孝公于齊
而孝公即惡其
求伯而伐之非
人情也以其不
陳沂曰以諸侯
同盟于齊諸侯
為齊伐之非齊
倍德也

董份曰按上既
曰其姬復曰其
矣則此姬少
母曰某姬少
衛蓋太史公不
及刪者
怨謔云毋適
戎職與莊公使
之侍買舉皆
不遇害哉

王章曰斷足奪
妻卒受竹中之
禍怨欲之當戒
明驗哉

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家在臨

當城南七里。所當水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

日。乃率犬入中。得金龜數十。薄珠襦。玉匣。綰絲軍器。不可勝

骸骨狼藉也。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

也。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

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

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

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

於城濮。正義曰。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

使晉稱伯。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

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

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

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

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

與眾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

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

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

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索隱曰。僕。御也。

而別之。杜預云。斷其戶足也。庸職之妻好。正義曰。國語

職。公內之官。使庸職。乘庸職。不同者。傳所云。閭姓

池。杜預曰。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

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

被前衛姬生
無詭立自既
無詭立三月
死一段為綱
而後各分日
而應王為世
齊悼惠王世
家分王法非
亦用此法非
復語也

光緝曰卻克
僕故咲之詳
見晉世家景
公八年

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桓公也。其母衛姬。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殺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肩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正義曰頃音傾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

按此即漢高
中流失傷胸
捫足之意

按此即紀信
乘黃屋之意

王韋曰丑父
將也忠勇而
謀矣

公子彊質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臧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卻是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買逵曰八百乘六萬人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作摩買逵曰靡笄山名也○索隱曰靡如守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磨山不同。癸酉。陳于鞮。齊大。夫曰。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絀於木而止。正義曰絀胡卦反。止也。有所礙也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

使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驂結於木而止宛茂爲右載齊侯獲免也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

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侮，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迫齊

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馬陵。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

紀甗玉聲也。左傳曰：賂以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曰：杜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令齊東畝，服虔言其母故遠，吉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對曰：叔子齊君母，齊

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宰

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張衡曰：禮諸侯

與王劭之說皆

王維楨曰：此與桓公修國政相對，應此言齊民大悅，是相應之辭也。

守城二字一本倒

朝天子執玉而授，而反授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爲王。太史公探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晉景公不敢受，乃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二下。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代爲中行，後改姓爲子名偃。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

董份曰為太子
下即著仲姬戎
姬恐有脫字

晏子春秋云
莊公將伐晉
于晏子對曰
不可君欲而
多養欲而意
危養欲而意
者困今君以
力之士以伐

主若不濟國之
福也必及君有
功憂不悅晏子
辭色不為退而
窮處下生荆棘
莊公終任勇力
朝歌及西伐晉
門於太行孟
民散於其身滅
氏散於其身滅

奪庸職之妻卒
此先齊遺事可
鑑莊公不問禍
也其以榮姜賈禍

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
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

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
光。賈逵曰從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

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
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勾寶之

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
唐。杜預曰高唐在唐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

徐廣曰盈史記多作逞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
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為內應。賈逵曰孟門太行皆

晉山隘也。○索隱曰孟門山在朝
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西。
欒盈敗。齊兵還。取

朝歌。晉遠曰。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

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

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答宦者賈舉。賈舉
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服虔曰伺公間隙○正義曰間音閑又如字

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
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

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為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官

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
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

乃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朝也。慶封與崔杼有郤，其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明奔魯。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嬖攻崔氏。買達曰：「娶齊大夫，慶封之屬。」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令慶封之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

茅坤曰：仇未談故辭遲

晏子春秋云：景公夢見彗星，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有夢見彗星者，必欲召占夢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无處無節衣服，无度不聽正諫。」

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郚以居。昭公正義曰：「郚，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柩，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

無事無已賦歛
不勝萬民怨將
星又將見夢
獨彗星乎
光緒曰按左
傳晏嬰諫誅
祝史曰祝有
損聊攝以東
姑尤以西其
為人也多矣
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
之詛與此段
議論皆千古
名言

按景公害孔
丘相魯謂以
孔子相魯為
已患也

王章曰晏嬰卒
齊失其佐而亂
也

出彗星何懼乎正義曰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
有亂也公曰可禳否正義曰曰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
受音章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
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
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
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
其君不勝奔齊講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
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
谷服虔曰東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
人為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索因執魯君可
得志景公害孔子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
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

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
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
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
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
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
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茶索隱曰左傳云鸛姬之子茶
同也諱周依左氏作鸛姬鄒茶少其母賤無行諸大
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
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茶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
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
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茶為太子杜預曰惠
昭子高
張也 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景公卒皇

康海曰田氏之
于齊其欲奪而
夕也晏子方且
安紓和悅裁之
以禮使勿日甚
其所為當是時
不足以致顯頌
也其理當如是
也至高國之屬

則梓梓然怒而
作矣姜氏之廟
由是不祀焉彼
高國者以啓之

余有丁曰按景
公時齊尚無事

曰景公冢與
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

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

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駒奔衛○索隱曰壽駒公子駒陽

生奔魯索隱曰左氏作公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

弗與埋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弗與謀遷鄆邑不得與景公葬埋

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楨杜預曰稱師乎師乎胡

諡蓋葬後而為此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晏孺子元年春田

乞僞下事高國者每朝乞膠乘言曰子得君大夫

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

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

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

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

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買遠曰圍八月齊秉意茲

田乞敗二相徐廣曰左傳八月乃使人之魯召公

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

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

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

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

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

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

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

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

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官使人

遷晏孺子於駘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

因嬖寵立少遂
生亂以不可不
置嗣不可不慮
也

按記曰驟朝
而顧不有異
事必有異慮

史記卷三十一 齊世家

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
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索隱曰二邑名謹在博城縣
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卽位
使迎之季姬與季鮑侯通杜預曰鮑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
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
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
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
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
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
子壬是爲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
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買達曰闕
止子我也○索隱曰左氏監作闕音苦濫反闕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及卽位使爲政田

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
曰田闕不可竝也買達曰鞅齊大夫也○索隱曰鞅名
按系本陳桓子無字產子君其擇焉
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入逢之杜預曰夕省事於君而逢
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遂捕以入
曰逆子行陳氏宗杜預曰遂捕以入
陸服虔曰陳常方欲謀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服
病而遺也杜預曰遂捕以入
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初田豹
欲爲子我臣賈逵曰豹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
也杜預曰言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杜預曰
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
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且其違者不過

史記卷三十一 齊世家

數人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

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止也。子行舍

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

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也。索隱曰。系本陣僖子乞產。成子常

簡子齒。車子共夷。種子襄。廩丘子倚。暨茲。子芒。盈。惠。子得。凡

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此系本昭子。是桓公

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

按。田完。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

乘。不。云。八。人。數。知。四。乘。謂。弟。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

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疆

以。四。乘。為。八。人。添。叔。父。為。兄。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

弟之數。服虔杜預之失也。子我幄。聽政之處也。

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

宦者禦之服虔曰闕豎。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

之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時。

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徙。公執戈將擊之杜預。

其作亂也。太史子餘曰服虔曰齊大夫。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聞公猶

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

之賊也杜預曰言需。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所不

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乃止。子

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服虔曰徒會徒衆宮中。皆

弗勝。乃出。田氏道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買達。

邑也。殺之。郭關服虔曰。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服虔曰。子方。子我。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杜預曰子方取。出雍門杜預曰。田豹與之車。

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

而有私於其嬖。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

欲奔魯衛也。左

王維慎曰時仲尼請魯哀公討獲麟春秋絕筆而不復書陳恒事其有所傷感也

按田氏卒有齊國與上齊國卒有田氏句卒歸

趙恒曰齊之地廣人衆得天者十二之勢云太公之聖矣首不亦宜乎言霸必有大國也洋風也再繳上意蓋命意如此

傳曰東郭買奔衛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春秋作舒州買達曰陳氏色也○索隱曰徐音舒其字從人左

御缺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

乃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

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敬誤也

平公

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

氏封邑

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索隱曰安平齊邑地理志云涿郡有安平縣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

公五十二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

索隱曰田

會齊大夫廩丘縣也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

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

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

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

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

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

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秉陰謀表東海乃居營丘小

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湯內龍壘鍾蟲流莊公失德崔杼作

仇陳氏傳政厚貨輕收悼簡選禍田闕非僞馭餘列一變何由

蘇子古史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

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

與漢陳平魏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事張子房苟文若

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詐

不衷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詭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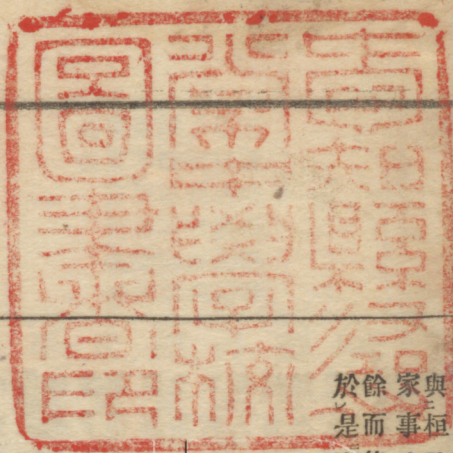
傾人者以自立者哉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坊身備三歸而

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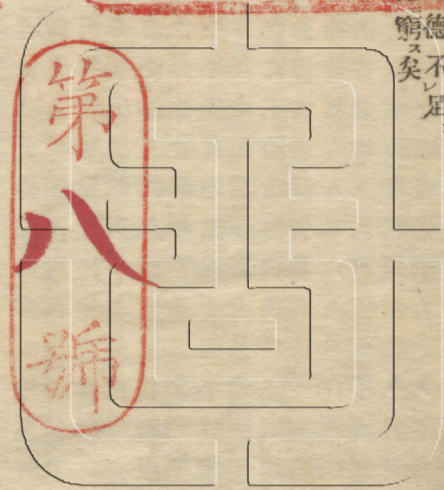
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終

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
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
餘而德不足於是有窮矣



明石廿年七月改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終

